



京都?正?院初探

著者	? 洪波
雑誌名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巻	4
ページ	175-191
発行年	2011-03-31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A Study of the Kyoto Junsei Academy
URL	http://hdl.handle.net/10112/4306

京都顺正书院初探

邓 洪 波

A Study of the Kyoto Junsei Academy

DENG Hongbo

In the age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simultaneously occurring social change, Shingū Ryōtei(新宫凉庭), a well-known Confucian scholar with an in-depth knowledge of Western medicine, established the Kyoto Junsei Academy(京都顺正书院). Endowed with deep concern and a sense of cultural mission, Shingū promoted education in the humanities that emphasized Confucianist studies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medicines. With the Meiji restoration, however,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Confucian education at the Kyoto Junsei Academy faded, and finally, the academy came to be recognized only as an institute for medical education by the public. This thesis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history and transformation of Kyoto Junsei Academy is very important for Asian Confucian Studies.

キーワード：书院，儒学传播，顺正书院，日本儒学

2008年元月22日，应大阪关西大学陶德民、吾妻重二两位教授邀请，洪波参加其所主持的东亚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举办的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东亚书院传统的再思考，以中日韩书院为中心，和与会专家共话书院的历史与传统，收益良多。会后，陶德民教授领我到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复印到明治二年木刻本《顺正书院记并诗》一册，这是一本知而未见的日本书院志，如获至宝，心窃喜之。29日返国，因湖南冰灾，飞机停飞，阻于北京，沦为灾民。时近年关，父母妻儿在长沙急盼团聚，而我则以“清史馆臣”入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大楼的1502室，全然忘却冰灾灾民的身份，享受着阅读和刻书院志的惊讶与快乐，以两天时间句读完全书，并随手记下所感所思。2010年6月，将这些冰雪随想整理成文，准备参加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侨教学学院院长潘朝阳教授主持的汉学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但因签注不成而未赴会。兹将《顺正书院记并诗》点校整理稿及拙文修订成《京都顺正书院初探》，一并交《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发表。此所谓回归原点，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化交流，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新宫凉庭与顺正书院的创建

顺正书院在京都洛东瑞龙山麓，天保十年（清道光十九年，1839），新宫凉庭创建。新宫凉庭（1787-1854），名硕，号驱竖斋，又号鬼国山人，人称鬼国先生，丹后人。少年家贫，赴长崎学习兰医（荷兰医学）十余年，“大通其术”，掌握了先进的西医西学知识与技能，“归寓京师”，在洛东开业行医。掌握新奇而先进医术的新宫凉庭，很快就闻名遐迩，病人常满户外，在救人无数的同时，其家也脱贫而致巨富。有关情况，从下引文献中可见其概略：

凉庭丹后人，为人瓌伟倜傥，少学医于长崎，大通其术。归寓京师，勿论都人，远近病者皆来请诊焉，鞋履常满户外。侯伯闻其名，往往聘之，家以此致富。¹⁾

凉庭新官先生既学轩岐，又耽坟典，悯人之夭枉，切于济众，毅然立志。尝学于琼浦，食淡攻苦，术业精诣，愈痾起痼，遂移居于洛阳。贵则列侯牧守，贱则市井草莱，凡有疾者莫不延之以仰其治。²⁾

公丹后人，性倜傥，业医。凡人之所能疗者君不必疗，而君之所能疗者人不能疗，是以远近沈痾之屢常盈户外。³⁾

“以医术成名致富”的新宫凉庭，及至知天命之年，感叹财富“积而不散，非守钱奴乎？”⁴⁾在“捐财于诸藩以济其国用”⁵⁾之后，又捐资数千上万金创建顺正书院，集有志而无资者肄业其中。

新宫凉庭为何要在五十岁之后捐巨资创建书院，化私为公，以成就天下读书之人呢？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由富思贫，惠及大众，以推其仁心于四方之士。关于这一点，新宫凉庭曾多次提及，如“龄过五十，乃自忆少时贫学之苦，曰：‘天下后进之挫于贫者众矣，是可惜也！’乃择地于京东南禅寺境内幽寂之处，盖屋数十间，环以花木，别筑文库，多贮儒书医籍，且附以学田若干顷，欲养有志而无资者于其中，使以成其业焉。”⁶⁾“吾龄及五十，徒殖财货，无为也。”于是筑书院于东山，充以



1) 赖醇《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5上。日本明治二年木刻本，新宫氏藏版（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室所藏）。下同，不再标明版本。

2) 近藤义制《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7上。

3) 后藤机《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23上。

4) 筱崎弼《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上。

5) 奥野纯《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9上。

6) 筱崎弼《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上下。

书籍，经史百家无一不备，而使有志于学者入其院读其书。”⁷⁾之所以要特别强调“龄及五十”，“龄过五十”，意在表明其圣人之徒的身分，宣示其修行悟道而知天命的高尚境界，在自期圣贤的愿景中不无夸耀之嫌，因此也不断遭人质疑，或称“以其富厚之力滥及他事”，建院兴学，“亦名焉耳”；⁸⁾或疑其“何为此迂阔之举”；或指其“非真好学者，特欲因此以钓名誉焉耳”。而面对各种不同声音，新宫氏“皆如不闻，日率诸生至书院，请诸老先生讲磨切劘。既而诸生益进，四方负笈游京者争入其院，公卿大夫枉驾来听讲说。呜呼！盛矣！于是乎天下读书者莫不知平安有顺正书院，而向之讥者服翁之善捐财也。”⁹⁾长期的坚守，统于赢得理解与赞扬，甚至有人将其比诸宋代大儒范仲淹，盛赞：“今君不过市井之一医耳，而其仁遍及于四方之士如此，比诸文正有不多让者矣。”¹⁰⁾

第二，儒家学者的文化自觉与担当。新宫凉庭身处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时代，日本社会开始转型，各种矛盾突显，他以精通西医而闻名于世，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佼佼者，时人也盛赞其“以兰医法雷鸣海内”，¹¹⁾“学出和兰有蒂根”¹²⁾。但他“业精于医而志笃于儒”¹³⁾，对“兰医”这一代表西方先进技术的身份并不是太认同，而更愿意将自己归于“儒医”之列，常以儒者自居，“而慨然有忧世之志”。曾任书院“讲师”的上甲礼在《顺正书院记》中对此作过描述，兹引如下：

斯书院者，盖忧洛下教学之衰而设焉，其言曰：天下不可无政，政不可不由教，教则自格物穷理，以至变化其气质，必期育人材，充世用，使人人身心术身体、日用事业皆繇顺正而后止。方其建之也，君躬辟草莱，至役以家人，鸠工若干人，捐货若干金，然后成。则宣圣之庙，讲习之堂，与夫燕居之室，诸生之塾，整整然备焉。于是揭以“顺正书院”四字，一斋藤子以下诸儒皆有记，而使门人子弟及洛之士日诵读于其间。¹⁴⁾

由此可知，顺正书院纯然是一个儒家学者忧患意识和强烈文化使命感的产物，它也因此成为日本儒者讲学论道的标准场所，宜乎林祭酒刻其门曰“名教乐地”。

7) 赖醇《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5下。

8) 佐藤坦《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1下。

9) 奥野纯《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9上。

10) 长户让《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7下-18上。

11) 斋藤谦《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20上。

12) 八角高远《弘化四年孟春吉辰，奉贺新宫先生华甲》，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诗》页2上。

13) 川田兴《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2下。

14) 上甲礼《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4下-15上。



《顺正书院记并诗》

需要指出的是，新宫凉庭的这种儒者之志是一贯而坚定的，在创建书院之前，他即感叹：“是徒人身之病，吾能疗之则人亦疗之，何足以为良医乎？我闻方今侯国，或有物力耗阙之患矣，吾其药之乎？”“人身及家国之疾皆非难医，未足以为良医也。我其医人心之大病欤！”那么，“何谓人心之大病？曰：人皆有性命之正，受之于天，能顺之者无病，逆之者为大病。而医之之法，非针灸参附所达也，唯有仁义礼智忠信孝弟也已。于是乎有书院之举，遂大购藏经史子集焉，以使世之有志于学者各讲习其中。”正是本着以仁义礼智忠信孝弟而医人心之大病的儒者之志，他创建了书院。而当书院建成之后，“四方之士麇至，诵读之声听夕不绝。公见之欣然喜曰：‘是可以医心病乎？且夫医人身，医家国，是特吾生前事业耳。若今之举，则可以传于身后矣。’”¹⁵⁾ 如此而将医人身、家国之病视为生前事业，医人心大病视作传之后身之事业，足见顺正书院在其心目中地位之崇高与神圣。

二、顺正书院概况

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渐成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于是顺正书院原来纯然的儒学色彩被一再过虑淡

15) 后藤机《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22上-23上。

化，而被记忆成一所医学教育机构，称之为医学专科学校，历史著作也将其列入医学教育加以叙述。其实，儒医并重乃其本色，我们有必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兹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顺正书院自创建至今，已有170余年的历史，推实而论，明治以降，维持而已，辉煌可纪者大多在文久以前，约计近三十年时间。其大事纪要，已附于文末，可资参考。

顺正书院依山傍水，“修竹成林，古松独秀”，幽静宜人，其院址所在地瑞龙山，又名东山，“比叟之巍峩可仰，如意之岩峩可揽，群嶂列峙，茂林修竹，郁乎相映，寺楼民廛，断续为村。鸭水清彻，纡徐回流，其幽邃闲畅，可谓脱尘之境。而书院当其最胜处而设之，则清静之趣可知矣。”¹⁶⁾ 书院不仅设于日本京师风景最胜之处，外部环境优美，其内部景致更有讲究。建院之时，新宫凉庭就“自拉其门生，随其亲眷，刈草伐木，鸠工经营”，¹⁷⁾ 浚池造园，莳卉植树。朋友也有移植野梅等名贵花木，“以助其营”者。¹⁸⁾ 经其规划，最终形成顺正书院十二景：梅圃春风、春晓早莺、曲阜踟躅、瓢池游鱼、幽篁夜雨、北窗清风、山房快雨、秋晴胡枝、露庭虫语、枫林夕阳、书窗寒月、枯林暮雪。景观之多，在全日本近百所书院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便考之于中国七千余所书院，亦属罕见。肥前佐贺人韩中秋曾作《书院十二景》诗，以纪院中梅香、柳雪、蕉雨、松风、鸣虫、游鱼、春晓、秋晴，其诗情画意，给人无限美妙的想象空间，兹引夜雨、暮雪、夕阳、寒月四首如下，以见其胜概：

幽篁夜雨

昨听芭蕉雨，犹无此段奇。
萧萧还瑟瑟，如诉湘妃悲。

枫林夕阳

堪诵牧之诗，前林带落晖。
偶有樵童过，满肩红雨飞。

书窗寒月

闲窗遥夜逝，默坐念前言。
时看能影动，松间月一痕。

枯林暮雪

枯树索无色，晚来忽带花。
僧归钟响外，片片点袈裟。¹⁹⁾

16) 川田兴《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2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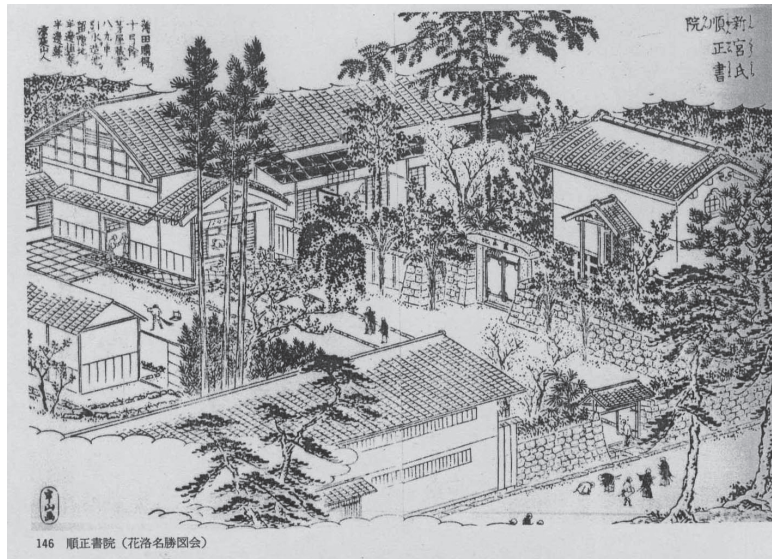
17) 近藤义制《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7下。

18) 中隅规《新宫凉庭医伯，营别业于瑞龙禅林，正堂奉祀文宣王，制度窃拟乡校，将以诱掖生徒，名曰顺正书院。左右有隙地，栽杂卉拥护之。余为赠弊圃之野梅五株，以助其营，且系此二绝》，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诗》页4上，内有“欲助为山一篲工，野梅移得作先容”之句。

19) 韩中秋《书院十二景》，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诗》页6上-7上。

片片袈裟反衬的是儒家书院的鲜明个性，吟诵这些诗句，我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半世纪前的日本儒生在与南禅寺僧分享京都胜境之后的自豪、喜悦、享受，甚至还有些许矫情。

需要说明的是，经过新宫氏两代人近三十年的用心经营，顺正书院本身也成为名胜，引得骚客吟诵，画家挥毫，载入诗画之中，兹将《花洛名胜图绘》、《顺正书院记并诗》所载顺正书院图移植于此，以供欣赏。



《江戸時代図志》第二卷



《順正書院記并詩》

如图所示，顺正书院规模宏敞，规制完备，有大门、石门、正厅、学舍（生舍）、讲堂、祠堂、宣圣庙、燕居室、文库（藏书室）等建筑，房屋数十间，且辟有花圃、药圃。讲堂，又作讲习之堂、本馆，为院中最主要的建筑，门悬所司代间部詮胜手书“顺正书院”额。玄关悬有新宫凉庭手书存养十五则、为医

十五则横匾，实为教书育人的规章，有中国书院学规、条约之效。石门上刻大学头（祭酒）林桎宇所书“名教乐地”四字。学舍又叫诸生塾，与中国书院斋舍相似，为诸生自修之所。文库所藏或作“汉兰书籍”，或作“儒书医籍”，或称经史典籍，“经史百家，无一不备”，“可以使有志于学者入其院读其书”。²⁰⁾院中藏书，皆盖有篆刻“顺正书院藏”印记，以防散失。祠堂又作夫子庙、宣圣之庙，并祀宣圣、医祖，即孔子与炎帝，以彰示其儒学、医学并重的教学特点。除此之外，书院还置有学田若干顷，分布于加佐郡四所村、新宫村等地，以作养士之资。其他还有越前侯、南部侯等赐赠年禄、年金、元金等各种资金六七百余两，取其利息以作维持经费。²¹⁾

由此可知，顺正书院讲学有堂，祭祀有祠，研修有室，藏书有库，助学有田，其规模之大，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规制之完备，堪称日本书院之冠，而不逊让于中国一般书院。

顺正书院属新宫氏一家所有之私塾，组织结构比较简单，仅设山长、讲师。山长一职总理院务，从“头衔国手兼山长，朝执银匙夕著书”的诗句²²⁾中可以推知，新宫凉庭、新宫贞亮父子曾任此职，既“执银匙”又“著书”，可谓医师、经师兼而有之。山长之下，设有“讲师”以授儒学经典。长户让曾有“招延讲师数辈，使诸生有所质正”²³⁾的记录，木山綱也明确指称“招京师诸儒名于时者以为讲师，弦诵之声昼夜锵锵尔也”。²⁴⁾讲师知名者，至少有南洋上礼甲、鼎斋大泽迈等人，从鼎斋“余与山人相识久矣，屡赴书院为讲经”²⁵⁾的记录可知，顺正书院讲师当为新宫熟识相知之“当世硕儒名流”，他们是书院儒学教育的主力军。

顺正书院的教学与学术活动，大致分日常与临时两种。临时活动有名家访院讲学，因事聚会论学并以诗酒佐之，无规律可寻，存而不论。日常教学每月定期三次讲会，每次由山长、讲师分讲医书、经书，有关情形，见于近藤义制的记录。其称：

土木之功不日告成，于是藏经史于堂，蒔卉医于圃，请师儒以讲书。大凡每月三会而止，许有志者升斯堂以听其讲。会日，先生及门人先至，扫室内。一室揭文宣王画像于壁间，一室揭炎帝氏画像。先生升坐，讲医书毕，又讲经于先圣位前。既毕，复进讲者升坐，士庶忻然有维新之志矣。²⁶⁾

山长、讲师每月三次升堂讲学，先医后儒，分开教授，且各有自己的专用教室，儒学教室张挂文宣王孔子之像，医学教室张挂医祖炎帝之像，营造教学氛围，颇具特色。至于儒学讲授的具体情况，限于资料，已难以详述。医学讲解汉医、兰医皆有，但以兰医为主，课程分为生象、生理、病理、外科、内科、

20) 赖醇《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5下。

21) 京都教育会编《京都教育史（上）》，东京第一书房，昭和58年版，页155。

22) 鹭津宜《己巳春春念六，游新宫氏瑞龙山顺正书院，席间次榴溪主人诗韵》，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诗》页9下。

23) 长户让《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6下。

24) 木山綱《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9上。

25) 大泽迈《顺正书院记序》，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序》页2上下。

26) 近藤义制《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7下-8上。

博物、化学、药物（性）入门，已是比较系统的西洋医学技术知识。²⁷⁾

三、新宫贞亮与《顺正书院记并诗》

安政年间新宫凉庭逝世之后，²⁸⁾ 顺正书院进入第二任山长新宫贞亮主政的时代。贞亮，字久卿，通称凉介，号榴溪，为凉庭义嗣第三子，袭“国手兼山长”之衔。主院之初，顺政院舍仍然“壮且丽矣”，弦诵不断，“显名夙被公侯尚，遗业长令子姓培”。²⁹⁾ 所谓子承父业，延续着第一代山长开创的辉煌与荣光。但很快日本进入维新前的乱局，“世上多难，兵马随起，是以来学之生徒聚散不定，而无复主讲经师，一时虽或称开筵，然徒诗酒会而已，书院之设殆属虚名矣”。³⁰⁾ 时在文久年间，顺正书院的发展出现转折，始由巅峰而步入下行之路。

文久三年腊月初七日（清同治二年，1864年1月15日），越前宰相松平春岳等勋贵踏雪莅访书院，书匾、题辞、赠诗，³¹⁾ 甚至“锡爵”，不仅使新宫氏全家沐浴恩泽，倍感“恩辉之荣”，³²⁾ 京都士林也为一振，多次雅集书院，“相赓而和者数十人，可谓盛矣”。³³⁾ 战乱初平，即迎来权贵“厚眷”，在“华裾时带烟霞气”、“玉勒金鞍照草房”的祥和之中，人们对顺正书院的复兴充满了期待。

明治天皇即位之后，天下太平，人心思治，新宫家族以其“精于医而笃于儒”的惯常心态，乐观地认为作为儒家教化之所的顺正书院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今也海内一定，逢王政复古之昌运，教化固虽仰于上，居下者亦不可不讲习道义，以知教化之所本也”。有感于此，鬼国先生的三位义子决定收集有关资料，编为一书，“不唯表继述之心，欲以维持名教，而补今日风化之万一也”，“使人知书院之不虚设”。³⁴⁾ 这就是编辑《顺正书院记并诗》的最初学术动因。非常明显，它被赋予补救风化的神圣使命的同时，实际上也成为新宫氏重振顺正书院的第一个举措，大有总结经验教训以求进一步发展之意在。可惜判断有误，明治虽有王政昌运之志，但意在“维新”而不是“复古”，疏远儒学、亲近西学成为长久的国策。渐行渐远中，满载复兴希望的著作，也就成了聊纪辉煌记忆的文字，“可不叹惜哉”！此是后话，存且不论。

27) 白新良《德川时期日本书院述论》、刘琪《中国书院对日本江户时代教育的影响》，见《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93、303页。

28) 新宫凉庭生于天明七年（1787），卒年一作安政元年（1854），一作安政五年（1858），未知孰是，两说并存，待考。

29) 藤泽甫《观顺正书院壮且丽矣，故凉庭新宫先生所肇也，有感而赋》，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诗》页12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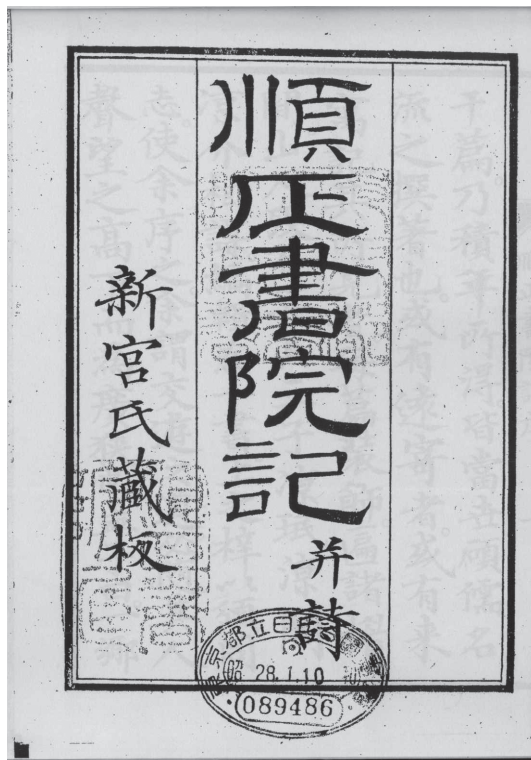
30) 小林发《顺正书院记并诗跋》，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跋》页1上下。

31) 松平春岳题“顺正簧”匾，赠《游新宫氏顺正书院诗》：“南禅寺里一文房，谢绝尘埃别有乡。密雪飞花壮冬景，疏梅破蕾漏春光。展书观画添幽意，呼酒唤肴温冷肠。朋友纵游皆莫逆，归来赋得此词章”；养贤堂主人越前中将题“落花水面皆文章”。分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卷首题辞部分。

32) 新宫义慎《文久癸亥腊月初七日，越前春岳公、宇和岛蓝山公、筑前鸭洲公辱临顺正书院，席上分书“顺正簧”三字，且亲赐杯酌。次日，春岳公题长句一篇赐焉，因恭奉次严韵，以记恩辉之荣云》，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诗》页10上-11下。其诗云：“玉勒金鞍照草房，忽知春意动寒乡。华裾时带烟霞气，翠几看生翰墨光。锡爵全家浴恩泽，折梅一朵表心肠。岂唯侥幸在今日，壁上长留锦绣章。”

33) 大泽迈《顺正书院记序》，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序》页1上。

34) 小林发《顺正书院记并诗跋》，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跋》。



《顺正书院记并诗》

《顺正书院记并诗》由新宫贞亮编定，明治二年（清同治八年，1869）刊印，新宫氏藏板。它是日本唯一一部汉籍书院志，在东亚书院史上有着极高的文献价值。洪波久觅不遭，及至2008年元月到关西大学参加东亚书院传统之再思考国际学术会议，才在陶德民先生引领之下复印于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谨将其情况概述如下。

《顺正书院记并诗》的编排有些特别，扉页虽总题“记并诗”，实则记和诗各自成册，封面题签分作《顺正书院记》、《顺正书院诗》，且题签下方皆有一“完”字，版心也各有一“全”字，正文之前也各有插图、手书题词，表明其可以独立成册，故藏书目录也有将其著录成二书者。然则，居于《顺正书院记》卷首的序和小引，以及《顺正书院诗》卷末之跋，又是记诗并称，显示其统属全书，实为整体。且诗章之后，所刊“作者姓名”，明注“随文诗先后录之”，由记到诗连续排列，如同一作者记诗并作，姓名录则仅依记文之序著录一次，而不再据诗序重复著录。这也表明，编者本意就是将记、诗统属在同一书名之下的，应该将“记并诗”视作一书，而不得拆作二书。惟记、诗分订成册，当作一书二卷处理。全书正文收记12篇、诗67首，另有3首诗分见记诗两卷之插图与题词部分，实计诗作达到了70首。

《顺正书院记并诗》的体例，由序、小引、记、诗、跋五目构成，记、诗之前皆有图、题词，并附作者姓名录于诗后，记、诗部分有栏外批评文字。例目框架及插图、题词，与中国书院志几无二致，但其主旨在防止诗文散逸。因而收集记文、诗章之外，对书院山水环境、历史沿革、规章制度、祭祀仪式、学田数目、藏书目录，以及院中山长、讲师、生徒等皆无纪述，实为其短。而其作者姓名录，著录姓名、字号、籍贯，则又不见于中国书院志，可以视作日本书院志的特例。至于在正文栏外分由阪谷素、新宫亮贞专门针对记、诗撰写的“批评”性文字，似乎是日本诗文著作的惯例，在中国书院文献中则属鲜见之举。

《顺正书院记并诗》的作者姓名录，著录诗文作者47人，若加序、图作者3人、题词名家6人，总计有56人之多，兹将各人情况胪列如下：

筱崎弼，字承弼，号小竹，大阪人。

后藤彬，通称半藏，久留米儒臣。

赖醇，字子春，号三树，京师人。

近藤义制，字商臣，号睡翁，丹波福知山人。

木山綱，通称三介，号枫溪，备中新见儒臣。

佐藤坦，字大道，号一斋，东京人。

川田兴，字犹兴，号藻海，东京人。

上甲礼，字师文，号南洋，伊豫人。

长户让，字士让，号得齐，美浓人。

奥野纯，字温夫，号小山，大阪人。

斋藤谦，字有终，号拙堂，伊势人。

后藤机，字世张，号松阴，美浓人。

牧輓，字信侯，号百峰，美浓人。

八角高远，字仲招，号又新斋，陆奥南部人。

宫泽雉，字神游，号云山，武藏秩父人。

中隰规，字景宽，号棕隐，京师人。

韩中秋，字大明，号蓝田，肥前佐贺人。

梁川孟纬，字公图，号星岩，美浓人。

张氏景婉，字道华，号红兰，星岩妻。

梶川景典，字士常，号大洼，丹后宫津人。

藤泽甫，字符发，号东咳，讚岐人。

木世輿，未详。

新宫义悟，通称凉哲，号翠崖，京师人。

藤井启，字士开，号竹外，摄津人。

铃木璫，字敬玉，号蓼处，越前人。

鹭津宣，字重光，号毅堂，尾张人。

津田臣，字仲相，号香严，纪伊人。

神山明，字季德，号凤阳，美浓人。

阪谷素，字子绚，号朗庐，备中人。

平冢清影，字士松，号飘斋，京师人。

新宫义慎，字子淳，通称凉民，号燕石，京师人。

新宫义健，通称凉阁，号宁寿堂。

新宫贞亮，字文卿，通称凉介，号榴溪。

蒲生秀复，字不远，号老山，近江人。

堀内涉，通称字七，号北溟，丹后田边人。

村田哲，字季秉，号梅村，尾张人。

村田淑，字兰雪，号香谷，筑前人。

清敬直，字其正，号梅东，山城男山人。

林升，号学斋，东京人。

竹内干，通称玄洞，号西坡，加贺人。

石川信，通称玄贞，号樱所，陆奥人。

伊东贞，字文仲，号翠塘，东京人。

中村正直，字政尧，通称敬辅，东京人。

山田信，字义卿，号翠雨，摄津人。

岩谷修，字诚卿，号迂堂，近江水口人。

小林发，字公秀，号卓斋，京师人。

龟谷行，字士藏，号省轩，对马人。³⁵⁾

大泽迈，号鼎斋。余未详。

黄仲祥，山阴人。余未详。

养贤堂主人，越前少将。余未详。

间部詮胜，号松堂，所司代，鯖江侯。余未详。

松平春岳，越前宰相。余未详。

林怪宇，大学头（祭酒）。余未详。

朱郁，未详。

半雨亭竹外，未详。

稻叶侯夫斋，未详。

这些作者籍贯地域各异，身份地位不同，但类“皆当世硕儒名流”、“名家”，其对儒家圣贤之学同怀敬仰之心，同有讲习道义以维持名教之志，若将其与日本学术流派资料对勘，则不失为一幅生动的学术地图，于以可见江户晚期儒学地理分布之概况。而顺正书院之声名必也随作者所在而流布于各地，故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文作者分布地域之广，即可等同于顺正书院影响之大。

四、顺正书院与儒学的接受与传播

顺正书院虽然教授治人身病的医学知识与技术，但不能因此而将其仅仅看作是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因为“精于医而笃于儒”是新宫氏两代人坚守的传统，治人心病并进而治家国之病上升到了作为终极追求的身后事业，故而顺正书院首先而且主要应该归列于儒家的“名教乐地”。以下我们将以其为例来解析儒学接受与传播的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由顺正之名推演儒家的基本理念。顺正书院之名取意于《乐记》，原文作：“使耳目鼻口心知百

35) 以上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诗》页16下-17下，以下则由洪波据序、图、题词摘录。

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³⁶⁾ 围绕“顺正”二字，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解释，兹举三例，以见其概。

筱崎弼在《顺正书院记》中提出了学问之要尽于顺正的主张，其称：

不逆谓之顺，不邪谓之正。是天运之常，所以四时行焉，百物成焉。人之生也受性于天，岂有不顺且正者哉？其逆而不顺，邪而不正者，事物感之而心知变常也。学问之要无他矣，慎其所感而反变于常而已。³⁷⁾

由“反变于常”即是“顺正”关键，他推衍于疗病、教人、齐家、治国四者，认为“调血气之逆邪，而使反于顺正之常运”者为善治疗；“矫心地之逆邪，而使复于顺正之常用”者为善教导；“能改逆邪之变习，而反之于顺正之常伦，则家可以齐矣；能革逆邪之变风，而复之顺正之常政，则国可以治矣”。³⁸⁾ 如此一来，气血、心地、家、国分归于顺正之常运、常用、常伦、常政之绪。此即天之常运、人之天命，皆由顺正而行其义也。

同样是论顺正之义，长户让则由《乐记》之说而扩及《孟子》的“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认为书院当初是“合此二典而命之名者也”。³⁹⁾ 由此出发，他提出了“学之为道”的见解，其称：

夫人性皆善，而有气质之累。是故自非上智之资，不能无蔽于物欲矣。于是乎，学以讲求之，变其性之偏，使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顺行其义之正，而及其久则德性凝定，凡莅利害祸福之际，无所动其心，至于顺受其命之正焉。由是言之，学之为道，始于《记》之言，而终于《孟子》之言者也。⁴⁰⁾

由人性之善、气质之累而及利害祸福，从中把握学之之道，似有一些功利主义色彩。

赖醇在《顺正书院记》中则依据朱子之说，提出了顺正为修道之要的主张，其称：

夫协和安静，从事圣道，不敢聘邪说异端者，顺也；高毅醇粹，修身及人，不为人欲失节者，正也。朱考亭先生有言曰：“吾之心正，是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凡学于此院者，起坐仰之，以涵养推扩其德，则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极。然则学校行政之本，而顺正修道之要也。⁴¹⁾

对赖醇的高论，阪谷素作出了“此解太佳，学者宜铭心肝”的点评。⁴²⁾ 洪波以为，此论之佳在于论证的策

36) 《礼记注疏》卷三十八。

37) 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下-2上。

38) 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2上下。

39) 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6下。

40) 长户让《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6下-17上。

41) 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5下-页6上。

42) 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5下栏外批评语。

略。它由朱子吾之心气乃天地之心气，一正皆正，一顺皆顺之处出发，以涵养而推扩其德性，达至修齐治平皆归顺正的境界。再由学校乃行政之本，推出教人之道在“学为父、为子、为君、为臣之道”，⁴³⁾ 最终落实在人之常伦，此则正是儒家的根本大法。

第二，讨论儒家学派，以复先王正学为书院先务。木山綱的《顺正书院记》⁴⁴⁾ 纵论中日古今学校、学派，是解析此点的最佳文本。文章首论学校之设有裨世道，乃王政之不废者，进而批评日本自幕府当政以来的废学之举，其称“迨政归武府，朝廷制度多格不举，学校之设亦从而废。当今管江二家虽居其职，盖亦空名虚衔，非有所谓学校之实也”。锋指当朝，颇有学术胆识与良心。有感于此，他对新宫凉庭以一介医生而经营书院大加赞赏，认为“此举为希世之盛事”，可以“助朝家之教化”、“补王政之所不及”。由此出发，他提出了“当今构书院导生徒者，必以正学派为先务”的主张，其称：

夫唐虞三代之世，学者所习莫非先王之正学。及周中叶，政教失纪，异端邪说乘衅蜂起，而先王之正学驳矣。孔子生于此时，辞而辩之，使夫驳者归于纯，六经是也。故即六经以求之，先王之正学若易得。然而，所谓六经又厄于秦火，其说出于汉儒之补缀附会者亦有之，于是学者复迷于所遵。迨程朱二先生出，慧眼所照，能察六经之真妄大旨奥义，豁然如发蒙矣。然至其工夫之序，犹有可疑者。故当时有象山陆子，以朱子之学为支离，其后阳明王子专此于陆子。自是而后，朱王之学术判然分为两派，学者互相诋毁，势如水火，到于今，无能决其是非优劣者。余尝窃考之，盖二家之学皆有一失。约而言之，朱子失之于内，王子失之于外。失之于内者何？先穷理而略良知。失之于外者何？主良知而遗穷理。今以二家之所失，相反而求之，取其所得而舍其所失，则庶乎得先王之正学矣。

这实际上是作为备中新见儒员的木山綱在顺正书院发表的精彩演讲，它以儒家学术史为题，讨论三代以来的学术学派，由孔子而及程朱、陆王，各论短长，对朱子之先穷理而略良知、阳明之主良知而遗穷理提出批评，显示其调和朱王的学术取向，与中国之朱陆调和论者学脉相通。取二家之所得而舍其所失，是否可以真正达至先王正学的目标，可以暂且不论，而从其朱王二家“相反而求之”的努力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日本儒者以书院为阵地传播儒学的热情，也可以感知中日儒学之相异与相通，此则正是儒学与书院一体化发展的表征。

当然，何谓先王正学，是可以讨论的，木山綱将朱子和阳明各打五十大板，想调和二家而达正学。但阪谷素在栏外评语中对其提出异议，称“朱子内外兼备矣，此论恐未切当，然亦可供参考”。⁴⁵⁾ 显然，这是一位日本朱子学者的看法。两说并存于顺正，看似矛盾，实则其所表现的，正是书院切磋研究学术的题中之义。尤其是“亦可供参考”所体现的平和大气，相对于势同水火，相互诋毁的小气，我们不能不对当年的日本儒学表达敬仰之心。如此坚守学术立场而又尊重对手，正是朱（熹）张（栻）岳麓（书院）之会及朱陆鹅湖之会、白鹿洞君子小人之辩所倡导的学风，绵延而再现于京都顺正书院，令人感慨！

43) 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4下。

44) 木山綱《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8下-10下。本段所引文字皆出于此，不再具体标注页码。

45) 阪谷素栏外批评，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0上。

第三，打通中日制，讨论书院的历史与功能。书院从何而来？赖醇在《顺正书院记》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称：

天下不可一日无政也。政者，所以教而安之……故古者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塾……后世自汉迨晋宋而各有其制。我邦上古以降，或盛或衰。永祿、元龟之际，天下崩乱，典籍纷残，谁又知声教之所本哉？元和初年，我烈祖好学求师，延惺窝、罗山诸贤，讨论经传以谋治道，遂起学于府下。于是乎，天下侯伯相率起校，弦诵之声徧天下，可谓盛矣。上有学校，则下当有书院。⁴⁶⁾

这里强调的是，书院是古代学制演变的结果，是儒家学者“讨论经传以谋治道”的产物。因此，他想象，他日“往叩院门，将见院内之士，皆温良恭敬，可为公卿，而其为童子者，亦容貌动止逊让详静，知善事君父、善事兄长之道”。⁴⁷⁾ 顺正书院纯然就是儒家的乐园，院中生徒各依其性学习并践行着儒家的基本理念。

至于书院的功能如何，我们可从顺正书院讲师上甲礼盛赞新宫凉庭建院乃一举三美的文字中找到答案，其称：

夫君之斯举，有可美者三焉。世之为治者，往往功业为先，身心为后，急于吏职，略于教学，君独知学者王政之本。人不可一日无学，非诚知所本，其能然乎？此其美一也。天下之学术尤多异同，或本功利，或归释老，或过文，或过简，或溺于训诂词章之习，不知德业经济为何如。君则深知洛闽之学，得圣人之道，尊穷理之教，而信气质之说，以成就人才通晓时事为先务，其他及文艺之末，又欲无不兼，以辟世儒之异论。此其美二也。抑君之在世，非官于朝，亦非有仕于国，特忧世之余，乃捐大费兴经营，将以立教正俗，其不私诸己而公诸世，人之所甚难，君处之坦然不顾，此其美三也。⁴⁸⁾

此其三美，既可看作是对新宫凉庭创建书院的赞美，也可视作是对顺正书院功能三个层面的界定。一美讲书院为王政之本，所教身心为先，功业为后。二美则辨异于功利、词章、训诂、释老之间，强调洛闽之学即程朱理学的穷理之教与气质之性，以成就人才、通晓时务为先，而又兼及文艺之末，此则正是书院研究学术、培养人才功能的具体体现。三美所赞在不私诸己而公诸世，虽去国处远，仍怀忧世之心，立教正俗，影响一方，以吾之善而善吾之乡与吾之国，此则正是绝大多数民间书院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将其化作书院功能之一亦无可。实际上，上甲礼在文章中也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意向，他强调“凡斯三者”即“今日设书院之意”，要求“学焉者、教焉者与后之继焉者，诚知其为美，而各勉焉尽其力”。此即“顺正之道”。坚守此道，则顺正书院可以“传世无疑矣”。⁴⁹⁾

46) 赖醇《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4下-5上。

47) 赖醇《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6下。

48) 上甲礼《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5上-16上。

49) 上甲礼《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16上。

第四，纳泰西各国技艺于书院，而又坚守圣人之道，视“兰之学”为异端。新宫凉庭“以兰医法雷鸣海内”，其顺正书院儒医知识并教、宣圣医祖并祀、汉兰书籍并藏，于是以“兰之学”与“兰医法”为代表的泰西之学、泰西之艺与儒家道义并存，就成了顺正书院的常态与特色。东西文化并存于一院，该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顺正书院创建一年之后，中英之间才爆发鸦片战争，其先于中国书院的经历与经验值得重视。兹据斋藤谦《顺正书院记》⁵⁰⁾ 将其整理如下。

首先，依据儒家固有的观念，将泰西之学也分成道艺、本末、体用两个层面，从批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实入手，在赞扬泰西所教以适用为主的原则颇具中国（支那）上古之风的同时，将属于西学之艺、用、末层面的天文、地理、历算、医药、铕炮、航海等科学技术知识引入书院。兹将其论引用如下：

夫学有道，有艺，非道则本不立，非艺则用不周。本末兼举，体用并修，而后其功乃全。故古者学校教士，以孝弟为先，以修齐平治为归，而其艺有礼乐，有射御，有书数，凡供家国天下之用者，莫不讲贯习熟焉。是以其士一旦服官任事，皆称其职，所以致济济之美也。及汉唐以后，渐失古意。以记览为学，以辞章为业，其取士或以诗赋，或以经义帖括，或以八股时文，其事虚而不实。于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人材之不及古，勿惑也已。盖闻泰西诸国设学校教士，皆以适用为主，自天文、地理、历算、医药至铕炮之术，航海之技，皆讲于学中。盖有支那上古之风，而其业岁修，其用日精，是岂非道失而求于夷者耶？

应该说，所用理论、词汇以及言泰西而称上古的技法都是儒学的，老旧的，但对泰西学校讲适用之学的态度却是新锐而开放的，颇有一种开怀吸纳而为我用的胸襟。是为保守派所缺失的先进性。

其次，尊奉孔孟圣贤之学，排斥西学之道、之体、之用，将其视为“异端”，比作“妖邪怪诞”。其称：

夫泰西诸国之于天文、地理以下，盖非支那所及。独其所为道，妖邪怪诞，不可方物，比之我圣人继天立极、光明正大，为万世标准者，犹如燭火之于太阳，鬼魅之于麟凤，学者岂可舍此而取彼哉！今翁修喙兰之学，至于其道，则摈弃之以为异端，独笃信孔孟而尊奉之，无他歧之惑。所谓由顺正以行其义者，盖在于此，是其所以名书院欤。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决绝的批评，是在赞扬顺正书院讲习“关人命、切国用”之医药符合“泰西设学之意”之后作出的，实乃先进中的保守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恪守儒家本位的顺正书院，面对泰西之学时，欲纳还拒，呈现出保守中的先进性与先进中的保守性。这种矛盾与近50年之后张之洞在尊经、广雅、两湖等书院的经历颇为相似，而其处理东西两种文化关系的具体做法，实际上也可以表述成“儒体西用”、“儒本西末”、“圣道西艺”，与张之洞总结出的“中体西用”学脉相通。这说明，面对西方，同属东方的中日书院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同一性；而此时此刻，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素养的日本顺正书院，相较于两湖等中国书院而言，却有着先进半个世纪的时间差异性。

50) 斋藤谦《顺正书院记》，见新宫贞亮《顺正书院记并诗·记》页20上-22上。本小节引文皆出于此，不再标注具体页码。

附：顺正书院大事记

天保十年（清道光十九年，1839）

三月，名医新宫凉庭建书院于京都东山南禅寺旁，教授儒医二学，所司代蜻江藩主间部詮胜取《乐记》不逆、不邪之意，命名为顺正书院，并为其手书院额，新宫氏作《经营顺正书院》诗四首纪之。

天保十一年（清道光二十年，1840）

冬十一月，大阪篠崎弼为作顺正书院记，释顺正之名。

天保十二年（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

正月，久留米后藤彬为书院作记，将书院置于日本学术史中讨论，称顺正为日本书院之权舆。

天保十三年（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冬，备中儒臣木山綱陪其藩主到访书院。次年，作记而论学派之说。

天保十四年（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

三月，京师人赖醇为书院撰记，谈日本兴学之迹，以上有学校则下有书院。

孟夏，东京人近藤义制为书院撰记，称书院分祀文宣王与炎帝氏，每月三会，分讲医书与儒经。

四月，备中儒臣木山綱为书院撰记，称书院招京师名儒为讲师，论及中国学术流变，指程朱陆王各有长短，学者应取其所得而舍其所失，以归于先王正学。

八月，东京人佐藤坦为书院撰记，称赞新宫氏以名医建书院，治人身病之外，又治人心病。

天保十五年（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二月十七日，一条相国莅院，牧輓以诗纪喜。

季春，东京人川田兴为书院撰记，赞新宫氏精于医而笃于儒。

弘化二年（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

正月，书院讲师伊豫人上甲礼为书院撰记，称新宫氏建院乃一举三美，于王政、学术、风俗皆有裨益。

弘化三年（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

四月，美浓人长户让为书院撰记，称新宫氏之仁遍于四方之士，比范文正公有不多让者矣。

弘化四年（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

新宫凉庭年届花甲，生徒云集盈门，佳宾三十列。孟春，陆奥南部人八角高远贺诗，有“丁未周时开鹤樽”之句，可知新宫凉庭生于六十年前之丁未年，时在光格天皇天明七年（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

嘉永元年（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

季春，河田兴访院题诗。

初秋，武藏秩父人宫泽雉访院，作诗五首呈新宫凉庭。

九月，京师人中嶋规访院，题诗二首。

十月，新宫凉庭延大阪人奥野纯访院。

嘉永二年（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三月，奥野纯为书院撰记，称新宫氏建院讲学乃捐财有策之举，深为大阪人志不及此而叹惜。

嘉永五年（清咸丰二年，1852）

正月，伊势人津藩国校督学斋藤谦为书院撰记，由上古学校有道有艺，本末兼举，体用并修之立场，审视顺正儒医并重之举，称其既合泰西各国学校教学适用为主之意，又指兰学之道“妖邪怪诞”，实为异端，应予摒弃。

八月，美浓人後藤机为书院撰记，称新宫氏医人身、家国之病之后，又建书院以仁义礼智忠信孝弟而治人心病。

文久三年（清同治二年，1863）

腊月初七日（实际已经是1864年1月15日），越前宰相松平春岳莅临书院，题“顺正簧”匾额。次日，又题长句相赠，士绅小集，多有奉和之作。

元治元年（清同治三年，1864）

正月，讚坡人藤泽浦访院，作奉和越前宰相诗。

二月，筑前人村田淑、清敬直访院，各作奉和越前宰相诗。

晚春，林升、竹内干、石川信、伊东贞等访院，次韵奉和越前宰相诗。

初夏，山田信访院，奉和越前宰相诗。

六月，书院小集，岩谷修、小林发、龟谷行等奉和越前宰相诗。

明治二年（清同治八年，1869）

季春廿六日，尾张人鹭津宜、纪伊人津田臣、美浓人神山明结伴访院，主人新宫贞亮以国手兼山长头衔作诗迎接，众人次韵相和。

三月，新宫贞亮作《顺正书院记并诗·小引》，开始为书院编辑志书。

暮春，稻叶侯夫斋访院作诗。

夏日，备中人阪谷素访院题诗。

四月，山阴人黄仲祥作顺正书院图，上有京师人小林发题次韵榴溪君韵之诗。

仲夏，鼎斋大泽迈撰《顺正书院记序》。

五月，小林发撰《顺正书院记跋》。

本年，新宫氏藏板之《顺正书院记并诗》刊印于世。是书扉页所标是“记并诗”，实则分订二册，封面各自题签，作《顺正书院记》、《顺正书院诗》，且题签下皆有一“完”字，版心也各有一“全”字，可以独立成册，故藏书目录也有著录成二书者。然则从诗后“随文诗先后录之”之“作者姓名”来看，应该将“记并诗”视作一书。惟记、诗分订成册，当作一书二卷处理。全书收记12篇，诗70首，另有图二帧，题词七幅，及小引、序、跋各一。

昭和三年（民国十七年，1928）

八月，新宫凉男塑其曾祖新宫凉庭铜像于院中，同时，由三井高栋树有久留米儒员后藤彬所撰《顺正书院记》碑。

平成十一年（1999）

三月，日本文部省正式登录为国家有形文化财，成为京都一处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

惜乎近年则以顺正书院豆腐而扬名于旅游界，从2004年的宣传资料可知，书院不仅以豆腐名，而且已寄名南禅寺下。一代儒家名院沦落至此，可不哀叹！

